

新消息的 養雞界

！藥效95~100%而毫無毒性的
驅虫新藥。轟動了藥匠界的嬰孩

國際家畜藥物廠出品
台北縣板橋鎮館前路五二九五



驅虫新藥
「必殺羅淨」
(Piperazine)
已應用於養雞界的新消息

強禽虫素
别名P.P 驅虫片

各地雞科行
及大藥房經售
說明書備索

「我明天去找薛經理談談，我們村裏幾乎每家都和你有着同樣的苦痛哩！」
「薛經理？你是說的那個銀行的薛經理？」徐忠義的眼睛睜得更大了，「你找他有什麼用，他前幾天還派人到村裏來說要把我們承租的土地收回去哩！」
「這裏面一定有別的原因，我想我們現在只有依賴政府的官員了，除此以外，沒有別的路可走。」林聰明肯定地說。

「哼！薛經理，他一方面要收回我們承租的土地，一方面又兩次親自帶款到村裏來說是要放貸給我們，看樣子比阿旺還厲害哩！誰敢借他們的錢？」徐忠義似乎有些憤慨。
「我起初也是這麼想，可是昨天我遇見一位同學，他現在銀行當雇員，他告訴我薛經理的確替我們做些事，他又說，最近阿旺、阿金那批人常常和他的行裏的一位同事混在一起，鬼鬼祟祟地，要我們提防些。」

徐忠義又是一陣沉默，窗外的雨聲漸漸地小了。
林聰明站了起來，走近他的身邊，在他的潮濕的肩上拍了幾下，溫和地說：「該回去啦，趕快把濕衣服換掉，當心着涼。」徐忠義猶豫地移動着身體，走到門口，林聰明遞了一把雨傘給他，在一陣微風中，林聰明嗅到一股醜惡的酒精味。
「還是聽我的話，別再折磨你自己了，喝酒解決不了問題，如果希望別人幫助你，自己就必須先要勇敢地站起來。」徐忠義俯着頭，雙手搓着傘柄，在屋簷下站了一會兒，終於緩緩地跟開了傘走向積滿了雨水的晒場。接着一陣閃電之後，徐忠義的身子消逝在黑暗裏，只留下林聰明孤獨地佇立在自家門首，默默地仰視灰暗的夜空，山坡下，傳來了浪濤的嗚聲，他的心情也正像海濤那樣地在激盪着。

林聰明從薛經理的辦公室走出來的時候，眼睛裏充滿着感激而興奮的淚水，薛經理一直送他到銀行門口，緊緊地握住他的右手，誠摯地說：「請你對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，我們是遵照政府的指示和委託來為你服務的，我們絕不會做出一件對不起山胞同胞的事。」
自從林聰明離開嘉慶農校，回到都蘭村，又當選了村民代表以後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，這樣激動，他婉辭了薛經理和他的同學邀請他吃午飯的盛意，匆匆地跳上開往都蘭村的公路局汽車。

全都蘭村一百多戶的戶長們，都齊合在晒場上，請聽林聰明高聲地宣佈薛經理所擬訂的「消滅山地同胞高利貸貸款計劃」，最後，林聰明當着大家拍拍胸脯說：「我已經向薛經理保證我們都蘭村的村民絕對擁護他的計劃，請大家一定要支持我，和我充份合作。」
十天後，一次前所未有的「山胞高利貸調解會議」，便在縣政府的禮堂裏召開了，民意代表，地方官長，鄉紳富豪，以及各村里的山胞代表，都從不同的角落裏陸續不同的心情前來參加這個會議，當然囉，最受人注意的，還是坐在禮堂左前方的那幾位債權人。

薛經理在會議中，毫無保留地揭穿了高利貸的黑暗內幕，又再三地強調着銀行對於解決這一個嚴重事實所持的態度和決心，最後，他還宣佈那位受人利用在外造謠生事，意圖打擊銀行信譽的職員，已經在一星期前被開革了。薛經理的演說，使台下響起一陣如雷的掌聲，人們從掌聲中還可以瞥見債權人席上，那一張張尷尬得令人發笑的面孔和表情。

在最後一次的調解會議中，那一向神氣活現，姿尊處優的暴發戶們，為了懼怕法律的制裁，為了保全他們一筆血脈的本錢，終於平生第一次向山胞們低了頭，他們柔順地在調解合約上簽字蓋章，那合約上載明在簽約當天以前所有的借據，都由債務人比照銀行的利率還本還息，在簽約以後所出現的高利貸字據，一律無效。

透過林聰明的保證和監督，都蘭村的山胞很快地獲得了月息僅一分五厘的低利貸款，用以清還他們一直認為無法清還的債務，拔去經年插在他們身上的高利貸「吸血管」。
當然，最高興的還是徐忠義，當他由林聰明陪同，攜帶了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元的鉅款搭車前往阿旺的家時，他雙手緊握著那包錢鈔，兩眼一直望著車窗外發楞。

林聰明瞧着他這付神情，便用肘輕輕地碰了他一下問道：「喂！你在想些什麼啊！」
徐忠義這才轉動着發直的眼珠，輕輕地啞了一聲，然後緩緩地側過臉來，望着林聰明，兩個人在車廂裏先後地響起了一陣爽朗的歡笑。

「你根本沒有想到這筆錢會還得這樣早吧？」林聰明側着身子，湊近他的耳朵地問。
「我：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！」徐忠義眯着笑眼，低下頭望了望手裏的錢包。
「那麼以後的日子，你有着怎樣的打算呢？」林聰明似乎不願放過每一個足以使徐忠義感悟和自反的機會。

「這！」他頓了一頓，羞愧地答了一下，接着說：「起初，我們不相信薛經理，把好人當做壞人，實在不應該，以後我想我們應該努力求上進，讓人家不再灰心……」
是的，徐忠義的確是依着他自己的話去做的，兩年來，他憑着自己的決心和雙手，不斷地出海捕魚，上山打獵，勤勞耕作，眼前這幢即將落成的新居，正是他的決心和雙手所累積的結晶哩！

「你自己會搭房子啊？真能幹！」這兩句熟悉的聲音似乎又在徐忠義的耳邊響起。
一直到他的女兒走到面前喊他吃飯的時候，他的遐思和回憶才被打破。

雨已經停了，山胞的漁船、木筏、陸續繼續地從遠處搬進了海亭，那艘裝的都蘭山，浩瀚的太平洋，潤濕的原野和滿天的陽光，正交織成一片瑰麗燦爛的景象，整個的都蘭村和它的善良的人們，在一陣暴雨之後，也被那景象襯托得更有生意更健壯了。